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集卷九

唐 陸贄 撰

制誥 除授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王者之制安不忘危弘其道則文武齊致教其人則農
戰兼務故雖縣內不可去兵況密邇寇虞干紀稔惡都
邑郊甸騷然靡寧聿求信臣特建戎號濟人夷難允屬
勲賢京畿渭北節度使兵部尚書行在左都虞候渾瑊

忠貞博厚溫恭簡肅持重不撓好謀而成居業克敦其
詩書受賜每陳於廊廡能推誠而撫下不伐己以拒人
委任中外咸著聲績夷險一貫隱然殿邦朕越在郊垌
偏於兌醜授之師律式是戎昭侍衛增嚴斥候無爽檢
身齊衆同士伍之勞苦敷陣整旅壯行列之威容靜以
伐謀動而制勝臨危勵節予有賴焉王圻之內沃壤千
里縣亘商嶺屏於南門觀風靖人詰禁誅暴俾爾兼領
用孚于休可京畿渭北渭南金商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餘並如故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淮海與區一方都會兼水陸漕輓之利有澤漁山伐之
饒俗具五方地縣千里聿求良牧豈易其才今又革車
方興軍賦屢調體於寬大則事缺務於辦集則人殘自
非剛柔適中文武兼備其何以副我憂屬惠綏南方正
議大夫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杜亞
識精體要學究宗源妙於用而有常通其變而能久為
理敷教化之本立言參禮法之中道無淄磷行有枝葉

回翔省闥表彌綸獻納之勤踐歷方州著清淨循良之稱其嚴重可以鎮俗其才術可以匡時休有令問輝映朝列朕以東南思乂注意求賢爰輟名臣俾寧藩服往率厥職時惟欽哉可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自昔哲王疆理天下必選其明德樹之宗親參制藩維
夾輔王室賢戚並建時惟休哉長淮之西厥壤千里人
靡寧息于茲有年朕其永懷慘若焚灼思得良帥代予
安人釋其危疑彰我信惠以親而授其在于茲開府儀
同三司虔王諒性本溫恭生知忠孝祇服訓導躬行不
渝言皆副誠事必求當瑞慎可以鎮俗寬厚可以長人
底綏一方庶允憂屬可申光隨蔡等州節度副大使管

內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

唐朝臣振武節度論惟明廊坊觀察使制

分命使臣統臨方岳弛張之道蓋亦從宜近甸無虞則
但廉風俗邊陲式遏則兼假旌旄名制雖殊委任俱重
膺是選命莫非勲賢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兵部尚書兼
廊州刺史廊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平樂郡
王唐朝臣嘗總偏師邁于多難仗義率衆臨危不迴保
全闕衝抗絕兇逆守而能固出則有功每急病而攘夷
嘗以寡而敵衆竟殲大憝克集茂勲炳然貞心堅若金

石洎師旋歸按俗頒條軍旅慰安流庸悅附奉天定難
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尚書兼左金吾衛大將
軍充右街使上柱國建康郡王論惟明釋位勤王有赴
難之節扞城禦寇有持危之功奉主忘身棄家從國越
自郊甸再踰巴梁險阻艱難靡不陪扈忠義所在生死
以之久司禁戎益茂勲績器質敦實識度寬敏通明吏
職練達武經本之以純良輔之以才術俾居藩翰僉謂
汝諧朕以北控單于國之巨鎮彼方戎帥沉痾是嬰卧

護邊軍已淹寒暑憫其盡瘁難以重煩爰咨信臣更踐
厥職朝臣可依前檢校兵部尚書兼單于大都護御史
大夫充振武綏銀廊勝等州節度營田處置押兵蕃落
等使惟明可依前檢校工部尚書兼廊州刺史御史大
夫充廊坊丹延等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欽定四庫全書

解氏集
卷九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周制以輔翼之臣出作方伯漢官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其在匡時中外同體朕以大勞未又勤卹於黎元多難存興注意於藩岳就加命服式寵能賢則增秩進律亦古之道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使持節潤州諸軍使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鎮江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等使韓滉忠肅剛直清公簡儉持至公以檢下強禦必繩秉大節以事君險艱無易惠能恤衆明足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集
卷九

七

照姦歲發勤王之師日增贍國之賦軍無撓敗俗以阜
康殿于大邦理平訟息朝有勸典昭升乃庸胙土以報
勤懋官以旌德底乂江甸永孚于休可檢校尚書右僕
射進封昌黎縣開國公餘如故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度土分疆設官蒞事因時設制期在理安必順物宜且
從人欲版圖既溢則疏邑以制州統攝或非則分部而
建長沿革之道亦何常哉滄海之隅地饒俗阜隱然北
土實曰雄藩鎮撫之宜是資懿戚開府儀同三司嘉王
運氣本元淳重承先訓忠肅孝友寬仁惠和勤於服儒
樂在為善施於事任必有可觀舉不失親至公斯在欽
率厥職永孚於休可橫海軍節度使滄景等州觀察處

欽定四庫全書



新刊
卷九

置等使勲封如故

馬燧李臯實封制

列爵以旌德胙土以報功國有彝章是用褒勸朕以不
德間逢多虞蒲坂有叛亂之臣淮沂有僭逆之帥萬姓
罹害四方靡寧奉誠軍節度兵馬元帥檢校司徒兼侍
中馬燧聞難之初忠誠奮發躬帥士旅討茲不庭略地
如歸攻城必克晉絳磁隰靡然向風元兇勢窮竟就梟
戮清我甸服時惟茂勲荆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
戶部尚書嗣曹王臯親率全軍抗於強虜晝夜不息迨



於三年謀成必臧師出皆捷復蘄黃之地拔安陸之城
隱其威名保乂江漢並著節于國存功于人跡効炳然
僉議攸屬雖懋官已序而食賦未加疇庸之科無乃有
闕宜其寵錫以荅殊休燧可賜實封五百戶通前七百
戶臯可賜實封三百戶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

食貨所資邦家大本總領之重必推元臣故周以冢宰
制國用漢以丞相調軍食官給人足謂之善經今戶口
凋傷財產衰耗邊疆未靜役費尚多思欲均厚薄之征
權重輕之制國無匱乏人不怨咨運籌佐時其在良輔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充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兼江淮轉運等使晉國公韓
滉昔事先朝常掌邦賦貞心獨立一志在公吏無姦欺

財以饒羨自臨江甸事舉風行職貢有加轉餉相繼成
功允集艱食用康介于方隅未極材術宜其弘濟式副
具瞻可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餘如故

李叔明右僕射制

行止兩全必惟明哲致其用以匡國敦乎道以保身周
旋令名始終不替斯賢者之極致而行之實難金紫光
祿大夫守太子少傅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梓州諸軍
事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劔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
節度事管内度支觀察處置等使蘇國公李叔明稟粹
挺生鬱為邦傑虛懷朗暢達識周通早以器能累更任
遇中外所踐必聞休聲嘗尹京師姦豪屏息洎臨方岳

風俗澄清吏服嚴明人懷德惠憂公奉職勵節存誠服
勞王家行及三紀以茲盡瘁沉恙所嬰扶疾趨朝披誠
告老固陳衰瘵深戒滿盈情皆發衷語且形泣視其激
切良所軫懷敦勸既頻辭乞彌固繼獻章疏期於必從
省之憮然用增感歎雖惜其舊德往涖遐藩而憫以高
年難違懇志猶資碩望俾長庶寮罷方鎮之煩總中臺
之重式彰尚德且示優賢可依前守太子少傅兼尚書
右僕射

李澄贈司空制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求之昔賢鮮克全備良以謀始匪
易慎終尤難其有志奉公家力輔王室見危而立節將
沒而陳誠操尚堅明謀猷深遠憂國無忘於顛沛周身
不離於令名有臣如斯可以旌勸故義成軍節度滑鄭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
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郡王李澄天授將
材勇而多智臨危不懼見義必為崎嶇險艱節兼著

勤於廣業曾未遑安帶甲臨戎連年野處積勞成瘁霜
露所侵瘠疾攻中癰疽發外迨茲病亟不替忠誠憂國
疚懷戀闕流涕懼軍戎之乏帥念方鎮以為虞上表披
陳懇求代免辭情激切備慮精深視之感傷當宁興歎
雖史魚之陳尸納諫吳漢之在疚獻謀比方於此不足
多尚天胡不容奪我良帥惻然嗟悼用切深衷始終存
義澄實有之褒美飾終是宜加等可贈司空賜物五百
段米粟三百石以左散騎常侍歸崇敬充使弔祭所緣

喪葬並準式官供仍以澄讓表宣付史館以彰忠節

除鄧州歸順官制

迫以兇威陷于寇境義不受污忠能奮誠履重險而不
回處疾風而逾勁忘軀徇義獻款投誠足以勵彼勤王
激其汚俗去逆効順固先典之攸嘉懋賞勸功驗彞章
而不昧咸從序用俾服官常可依前件 云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李納檢校司空制

鄭武公父子繼為周司徒內居股肱外作藩翰詩美緇衣之德傳稱夾輔之勲我懷斯人今得良弼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平盧淄青節度管内度支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隴西郡王李納宇量宏博質性沉毅體仁能斷見善必遷蘊非常之才守以純一秉難奪之節著于艱危昭升令問茂建勲績屬淮夷構亂東夏震騷奮

旅徂征坐籌制勝解商邱之難攘彼兇殘釋陳城之危
俘厥渠帥德功克懋官賞宜崇庸建上台宜賜真食惟
乃先服勤勞王家以殿邦之勲參論道之職俾爾嗣績
光于前人荷國之寵章承家之丕構敬慎厥德永孚于
休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賜實封五百戶
餘並如故

翰苑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集卷十

唐 陸贄 撰

制誥

鐵券慰問勅書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咨
爾某官某嗚呼王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
以奉上失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
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已姑務責人

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違反反于
厥衷阻衆興戎結黨拒命豈非上失於所撫而下失於
所奉與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人何咎
俾廢其生業離於室家陷于困窮死于戰陣老疾廢養
孤惻靡依怨結蒼生感傷和氣朕為人父母得不愧于
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自嗣位迄今六載天將悔禍
朕方覺悟爾亦知衆心之厭亂思所以保安叶于朕懷
若應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

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
坦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為
國勲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
食其言何以享國嗚呼其祗若命用保無疆之休

賜安西管內黃姓纛官鐵券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八月丁巳朔三日己未皇帝若
曰咨爾四鎮節度管內黃姓纛官驃騎大將軍行左金
吾衛大將軍貲外置同正貲兼試太常卿頓啜護波支
惟爾乃祖乃父代服聲教勤勞王家勲書于鼎彝族列
于藩籍爾克紹先祖之烈而重之以忠貞嗣守職官祇
若朝化率其種落保我邊陲丹誠向化萬里如近是用
稽諸令典錫以券書若金之堅永代無變子孫繼襲作

欽定四庫全書

韓元集
卷十

我藩臣爾其欽承勿替休命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四鎮北庭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自祿山首亂中夏
不安蕃戎乘釁侵敗封略道路梗絕往來不通哀我士
庶忽如異域控告無所歸還莫從朕未嘗一夕忘懷而
事勢不及相卹興言軫念忽以涕流卿等咸蘊忠誠誓
死不屈或早從征鎮白首軍中或生在戎行長身塞外
克奉正朔堅保封疆援絕勢孤以寡敵衆晝夜勞苦不
得休息歲時捍禦不解甲冑勲高百戰義叶一心介然

孤城獨守臣節日來月往三十餘年奉國之誠久而彌
勵求諸今古忠烈莫儔義激人倫名光史冊蠢動知感
況於朕懷朕嗣守洪業君臨宇內思安兆庶以絕戰爭
遂與贊普約定好和集蕃漢士庶告天地神祇設壇會
盟永息邊患疆場罷警于今六年近以賊臣朱泚背恩
驚犯宮闕贊普又遣師旅助討姦兇兩國交懽事同一
體北庭去此遙遠信使難通於西蕃既非便宜在國家
又絕來往永念士庶隔在殊方歸路無因親戚永訣為

人父母實所感傷已共西蕃定議兼立誓約應在彼將
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放歸漢界仍累路置頓供
擬發遣待卿等進發然後以土地隸屬西蕃今故遣太
常少卿兼御史大夫沈房及中使韓朝彩等往彼宣諭
仍便與西蕃交割卿等宜遞相慰勉叶力同心互相提
攜速圖進路復歸鄉井重見宗親生人之情莫重於此
一勞永逸固不合辭卿等誠節昭宣勲闕茂著到此之
後當特甄升仍給田園以贍生業必令優厚用答忠勞

如有資產已成不願歸此亦任便住各遂所安宜勉良
圖副我勤想夏熱卿等各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回紇可汗書

皇帝敬問可汗弟兩國和好積有歲年申之以昏姻約之以兄弟誠信至重情義至深頃因賊臣背恩構成嫌釁天不長惡尋已誅夷使我兄弟恩好如舊周皓及踏本啜黑達干等至得弟來書省覽久之良以為慰弟天資雄傑智識通明親仁善鄰敦信明義罷戰爭之患弘禮讓之風保合大和用寧區宇惟茲盛美何以加焉朕之素懷與弟叶契為君之道本務愛人同日月之照臨

體天地之覆育其於廣被彼此何殊况累代以來繼敦
姻戚與弟俱承先業所宜遵奉令圖自茲以還情契彌
固垂之百代永遠無窮緬想至誠當同此意所附踏本
覈奏請降公主姻不失舊頗叶通規待弟表到即依所
請宣示百寮擇日發遣緣諸軍兵馬收京破賊頻立功
勲賞給數多府藏虛竭其馬價物且付十二萬匹至來
年三月更發遣一般餘並續續支付弟宜悉也安西北
庭使人入奏並却歸本道至彼宜差人送過令其速達

弟所寄馬並到深愧厚意

欽定四庫全書

中華書局
影印

賜吐蕃將書

勅尚覽鑠論莫陵悉繼等至省所陳奏朕具悉之國家
與大蕃親則舅甥義則鄰援息人繼好固是常規朕嗣
位君臨思安兆庶常以信讓為事不以爭競為心區域
雖殊覆育寧別贊普天資仁德好生惡殺與朕同心重
修舊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神祇約誓之言至嚴至重
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勒於清水碑石審
詳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臣稱兵竊據城闕尚結贊志

惟嫉惡義在救災頻獻表章請收京邑朕以宗廟社稷
悉在上都但平寇戎豈惜訓賞遂許四鎮之地以答收
京之功旋屬炎蒸又多疾疫大蕃兵馬便自抽歸既未
至京有乖始望奉天盟約豈合更論朕欲苟徇彼情便
令鐫刻則是非務實信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於此凡
曰通好貴於推誠將垂百代之名豈顧一時之利但以
事之去就須定是非若不辨明便成姑息親鄰之義豈
所宜然故遣使臣與卿詳議卿是大蕃輔佐必當智識

通明事理昭然不足疑惑儻有他見宜具奏聞審細研窮須歸至當所論先許每年與贄普綵絹一萬匹段者本來立約亦為收京然於舅甥之情此乃甚為小事二國和好即同一家此有所須彼當不悵彼有所要此固合供以有均無蓋是常理贄普若須繒帛朕即隨要支分多少之間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匹亦當稱彼所求朕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臻大和想卿深體至公務存大義安人保境垂美無窮勉思令圖

以副朕意今遣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與來使同往
書中意有不盡並令趙聿口宣尚結贊論莽羅等嘗總
師徒遠來赴難功雖未就義則可嘉其所領將士等朕
先許與賜物一萬匹段並已排比許卿所商量指定此
使却回即發遣往今各賜卿少物至宜領之

賜吐蕃宰相尚結贊書

勅尚結贊卿天資材術作輔大蕃識通古今志奉忠信
義聲著積遠近流傳比聞入典樞衡近知還總戎務二
國所定和好首末是卿商量得卿却來深以為慰昨者
邊軍狀奏彼國兵馬踰越封疆朕以畫界立盟先有定
分贊普素敦仁義卿又特稟純誠背約侵漁必無此理
但勅邊城自備不令輒動干戈若使効尤恐成交惡初
疑界首遊奕少有乖宜不謂大發師徒漸加侵軼興兵

動衆必合有名蕃軍此行未測其故朕自嗣膺寶位卽
與贊普通和敦以舅甥結為鄰援懲戰爭之弊知禮讓
之風彼此大同務安衆庶乃於境上建立壇場契約至
明誓詞至重告于皇天后土諸佛百神有渝此盟殃及
其國朕敬奉誠約分毫不移信使交懽歲時無絕碑文
具在可以明徵豈有一事不行一言不守頃令趙聿專
往近方從彼却回兼聞彼蕃使同來至今獨在道路卿
所論奏朕並未知待詳事由乃可商議既稱和好理絕

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明豈其可罔卿智識明達朕所深知頃年猶舉義師救此災患今若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專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竚聞還奏以副所懷趙聿及蕃使合到待覽表中意旨續即商量報卿卿涉遠而來當甚勞頓今賜卿某物至宜領之秋冷卿比平安好將士並存問之

--	--	--	--	--	--	--	--

賜尚結贊第二書

趙聿及論拱熱等至得卿表奏具見懇誠省覽言辭即稱和好及覩事跡唯務侵凌矛楯若斯將何取信審察書中之意蓋求四鎮北庭如此事宜足得商議既言通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祇豈其可罔又聞放縱兵馬蹂踐禾苗邊境之人大遭驅掠在此未為深損於彼殊非遠謀卿之用心何乃至是國家利害計須久長和好之道既虧仁

義之風何在卿智識明悟朕所深知頃年猶發義師救
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遣使見卿欲得審
知來意必若守其盟誓務在同和即收斂兵車速歸本
界所掠百姓一切放回然後可表卿直心信卿來奏續
即遣使與論拱熱同往諸事並有商量交歡必令得所
或密懷他意將欲別謀彼雖未說實情此亦略為準擬
但緣誓約本重朕意不欲先違以此勤勤合有相問佇
聞來奏以副朕懷

賜尚結贊第三書

勅尚結贊蕃使論拱熱等與趙聿同到卿所陳奏朕具
悉之誠意勤勤志敦和好上以成舅甥之義次以結鄰
援之歡外以彰禮讓之風內以息戰爭之患兼此數事
昔賢所難非卿材越等倫識通今古豈能匡輔大國弘
宣遠圖施美利於當時傳盛名於不朽眷懷明略歎尚
良多然以贊普來書務於叶睦卿之所奏亦貴通和初
覽其言實嘉德義及觀其事頗訝乖違以卿賢明朕所

信重棄義踰約計必不然未測事由因何至此頃年所
定和好言約頗謂分明至如四鎮北庭元不割與蕃國
及朱泚悖逆作亂上都卿仗義興師請收京邑遂許四
鎮北庭之地將以報荅成功旋屬炎蒸蕃軍便退奉天
之約豈可更論事甚分明固無疑惑凡言結好所貴和
同通體商量有何不可大蕃必若要四鎮北庭之地即
合直以情言彼但露其誠心此亦自有分義豈假曲徵
前事廣起異端仍發師徒務張威勢蕃使猶未至此蕃

軍早已越疆或稱欲自赴朝或云更定言誓既虧盟約
且失禮儀言與事乖將何取信夫人君立國必不徒然
惟漢與蕃各受天命勝負固有定分強弱寧由力爭卿
欲以衆相侵以威相脅謂天地可罔謂盟誓可渝即當
肆意所為不必更論和好儻欲守其前約敦以親鄰去
就之間固宜有禮遣使來往足得商量張皇師徒是何
道理和好者禮義之事甲兵者爭奪之由二端懸殊理
不並用今欲以用兵之勢定和好之辭事必不成縱成

何益卿識見通敏器宇沉詳如此事宜不言可悉未知
來意竟擬如何且首末論和是卿商議清水會盟之日
卿又親發誓辭將期去殺好生修文偃武永安兆庶垂
法子孫天下稱嗟以為盛美未經數歲遽有變移非獨
見誚於四方亦將取笑於千古以此思度甚欲通和彼
雖小以侵陵朕亦未即交惡故遣某官與卿更審籌量
卿若必務同和更無他意即宜便歸本界遣使具述本
情所須四鎮北庭朕當自有推議如或託稱繼好志在

別圖依前縱兵不即歸國惟利是視亦識彼懷和與不和於茲決定書中事有不盡並令某官某口宣宜令速回竚望來奏所獻方物深表遠誠今賜卿某物至可領也秋冷比平安好



翰苑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翰苑集卷十三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_臣陳桂森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_臣徐立綱

校對官學錄_臣羅萬選

謄錄貢生_臣周培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集卷十一

唐陸贄撰

奏草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寧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
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
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昇朝荐承過
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

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
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
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
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捨
已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
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
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
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

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為沮議
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
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
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
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
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
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
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

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

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為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為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舜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鷂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闖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

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踊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為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為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

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為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為臆度輒肆討論以為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為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為肩齒陛下特詔馬燧委

之專征抱真李芄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
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
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
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
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
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
倍既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
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

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
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
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
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
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
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
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
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

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蹙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為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為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

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
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
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
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
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
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
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
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

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即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為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為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

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
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
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泐東寇則轉輸
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
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
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
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
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

戊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茂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
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為繼
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効但恐本非
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
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
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芑
還鎮為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
不足罷闕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

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代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芄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

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為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

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真馬燧足得觀
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為
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為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
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
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
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
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
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
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
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

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
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
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
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
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
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
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
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

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
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
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
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
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
用即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
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
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

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彊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

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峭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為戎於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實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佑深矣

故示大倣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元心下察時變遠
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
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
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邪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
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
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
精彊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
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

鄰蠡茲昆夷猶肆毒蠱舉國來寇志吞崕梁貪冒既深
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
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
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
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已來絕
無虜使其為嫌怨足可明徵偕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
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
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

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
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
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
費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結
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
為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為此也當勝而反
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
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為鑒往歲為天

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

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
望難必之效其於為人除患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
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
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
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
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
府之幣設請榷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
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

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
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
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為諱
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
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
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
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
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

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弃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為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

懇懇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
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芄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
烈光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
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
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
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
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
奏卹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推酒

抽貫貸商點名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
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
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
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翰苑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集卷十二

唐 陸贄 撰

奏草二

論敘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敘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
行幸之事因自尅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
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為致今日之患者羣
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

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因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瓌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克渠稽誅逆將繼亂兵

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
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
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
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
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榷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
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
血竭於笞捶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
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

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簿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勲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勲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算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為憤

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
朝野踴然而京邑闕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
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
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
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
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
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
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

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
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
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
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
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
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都不
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
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

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
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
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
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
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仲尼以
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
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

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為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
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
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為禍福由
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
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
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
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

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闕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阽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為

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尅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儉

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
諍之門焉埽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
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
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
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為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
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
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
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

僻小而闡丕圖況陛下稟英姿承寶歷四海之利權由
已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
孽荏苒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元保佑陛下恐
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
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
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
豈止盪滌祆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
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

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
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
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
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
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
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
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

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為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

霽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米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烝黎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

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
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
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
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踴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
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弘聽納是聖主之
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
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
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為此懔懔

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
敘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
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際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
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
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
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
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
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集
卷十二

十一

善采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化疑梗為訢合易怨謗為謳歌決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奉天論前所荅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
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
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
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
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
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
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荅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

欽定四庫全書

韓文公集
卷十二

十二

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為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
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敢願披瀝頻煩
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思効之心睠睠而不能自
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
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
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
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
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

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為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猶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

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
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
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
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
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
德則曰稽于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
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
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

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魚然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

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則狂言
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
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
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
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
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
為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
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

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為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英略施於百務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為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

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臣諮訪
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
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
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導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
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
舉既往難追每名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
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
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

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

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元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諫尊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謹言切

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
廟議曹以頌美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
斂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
擅迴天之謠禍機熾然皎皎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
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
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
居安憚忠諛之拂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
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

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
人豁披胃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
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
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
作為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課責
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
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
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

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
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
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
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審誠
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
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
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
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

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
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
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
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
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烈聖升
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
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
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

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
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
則何以孚聖懷彰令問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
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私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
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
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翰苑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集卷十三

唐 陸贄 撰

奏草 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謾生是非以為威福朕往

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
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諫
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
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
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
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
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
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

驚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
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為奉上之道以此為報主之資
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
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
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
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
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
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

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
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
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
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
懼溺而自沉者其為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
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
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
已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

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為食可去而
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
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
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
以致患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
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
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
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偽含靈之類固必

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為靡不効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

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紿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

非所以為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
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
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
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為美而謂大
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
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
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

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為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為言或以有闕能補為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

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譖臣之罪由
此生媚道一行為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
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
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為霹靂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
封獻議者必為黜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
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
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已之短納諫
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効雖有悔過

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于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為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為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為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

者臣以為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為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為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為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

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
効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
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
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
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
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
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
弃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

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
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
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
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
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
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
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
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為下者莫不願

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慙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

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慙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

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弃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

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咄咄而為晉賢臣絳侯
木訥而為漢元輔公孫宏上書論事帝使難宏以十策
宏不得其一及為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
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
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
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
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
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

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已
之過也垂旒於前黻纁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
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
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
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
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為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
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為心乎夫欲理
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

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
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
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
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
以美利利之猶懼患告之不旣況有疎隔而勿接又有
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為國人之有口不能
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譟於下欲
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

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
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
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
起古之無為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
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
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弃人而任己謂欲可逞
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為忠順謂
獻替為妄愚謂進善為比周謂嫉惡為嫌忌謂多疑為

御下之術謂深察為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効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為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為能不以臆度為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

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
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
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
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
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
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消必容能
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
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已格人聞其才

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善以得聞其過為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謹言之不切天

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非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蹟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

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
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
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
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
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
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
疆之休也謹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

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
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
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荅謝靈譴豈可
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
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為兇孽所幸此臣之至
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為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

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
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為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
於義皞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
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
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
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辯況今時
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
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

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
斷自宸鑒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尅責惟謙與順一
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元運上可以
高德於夏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
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
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慙而不革反欲加冗
號以受實患哉元元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
賤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于諸侯曰不穀不

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顧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鑒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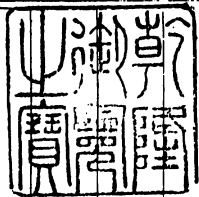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
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
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
失僉以為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
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
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
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眊庶未

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寔繁不可悉數皇興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伸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

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
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而禱于桑野躬
自髡剔以為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
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
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
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
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
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

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敎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而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

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翰苑集卷十三